阿佐特图书馆的馆长玛尔斯，是一位以冷静与博学着称的男性。他负责守护世间流转的知识与禁忌秘典，气质清冷，举止优雅，在拥有众多非凡存在的“愚家大院”中，他作为少数的人类，凭借其独特的静谧与智慧占据一席之地。

近日，他收到一封措辞严谨、印章古旧的请柬，来自一个声誉卓著的古老拍卖行“秘藏之眼”。请柬中提到，本次拍卖的压轴之物是一批源自已消亡的“曦光王朝”的孤本文献，其中可能涉及早已失传的古代炼金术与空间秘法。这对痴迷于知识的玛尔斯而言，是无法抗拒的诱惑。

拍卖会当日，一切显得庄重而合乎礼仪。会场设在“秘藏之眼”位于城市深处的古老建筑内，参与者皆是些低调而颇有来历的人物。玛尔斯仔细核对了文献目录，确认其中几份羊皮卷轴确实与他正在研究的某个课题密切相关。竞拍过程顺利，他成功拍得了目标物品。

拍卖结束后，拍卖行的资深理事，一位笑容可掬、举止得体的老者，亲自邀请玛尔斯至内厅。“玛尔斯馆长，”老者恭敬地说，“您拍下的文献中，有一份关于‘灵魂铭文’的注释卷，据鉴定师说，其上的灵光波动与您图书馆核心区的某些气息隐隐共鸣。我们不敢擅专，或许您愿意亲自鉴定一下？”

这个理由合情合理，甚至体现了拍卖行的专业与谨慎。玛尔斯不疑有他，跟随老者进入一间布置雅致、燃着淡淡熏香的内室。室内茶几上，已备好清茶与那份古老的卷轴。

“请您慢慢鉴赏，若有任何需要，摇铃即可。”老者躬身退出，留下玛尔斯一人。

玛尔斯的确感受到了卷轴上微弱的灵光，这让他心生好奇。他坐下，先是仔细检查了卷轴的外观和材质，确认年代久远。随后，他端起那杯色泽清亮的香茗，浅尝一口，茶香醇厚，并无异样。他完全沉浸在解读卷轴晦涩文字的过程中，并未察觉那熏香与茶水中的某种成分正悄然发生作用。

当他开始感到一丝不寻常的眩晕和体内升起的微弱燥热时，已经晚了。他试图起身，却四肢发软，引以为傲的精神力如同被无形的锁链束缚，难以凝聚。

“茶……香……”他瞬间明白中了圈套，但视野迅速模糊。在彻底失去意识前，他似乎看到内厅的阴影中走出几个模糊的人影，带着不怀好意的气息靠近。然而，下一瞬间，一股更为磅礴、更为熟悉，带着灼热、冰冷与死寂三种截然不同特质的神力波动骤然降临，将他笼罩。那几个人影仿佛被无形的力量驱散或湮灭。玛尔斯在彻底堕入黑暗前，只来得及捕捉到一丝仿佛来自地狱熔岩的灼热吐息，以及一句飘入耳际的低语：“……我们找到你了，馆长。”

意识回归的瞬间，玛尔斯首先感受到的不是思绪，而是身体内部一股陌生而凶猛的浪潮。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瘙痒与空虚，像有无数只蚂蚁在血管里爬行，啃噬着他的理智。热流在四肢百骸窜动，集中在某个难以启齿的部位，叫嚣着需要被填满。

他试图移动，却发现手腕和脚踝被冰冷柔韧的力量禁锢，整个人呈“大”字形展开，躺在一片异常柔软光滑的织物上。最令他恐慌的是，他的双眼被一条密不透光的缎带牢牢覆盖，视觉的剥夺让皮肤的触感敏锐了十倍。丝质内袍的摩擦都仿佛带着电流，让他微微战栗。

“嗯……”一声压抑的、带着泣音的呻吟从他喉间溢出。他想起来了，拍卖行，那杯有问题的香茗……然后是一片模糊的身影和磅礴的力量波动。是谁带走了他？这里又是哪里？

“醒了。”一个声音响起，低沉而灼热，仿佛地心熔岩在翻滚，近在咫尺。灼热的呼吸喷在他的耳廓，带来一阵酥麻。

“药效和‘引魂香’混合，看来效果非凡。”第二个声音接口，清冷、空灵，不带丝毫人间烟火气，像遥远星辰的低语。

“我们尊敬的馆长，总是用知识和冷静将自己包裹得一丝不苟。”第三个声音响起，沙哑磁性，带着冥府边缘般的蛊惑，一只戴着某种皮质手套的手，轻轻抚上他滚烫的脸颊。“看，现在这层面具，多容易就融化了。”

玛尔斯浑身一颤。他虽然无法看见，但这三个声音……是他们！恐惧和羞耻瞬间攫住了他。

“是……是你们？放开我！这……成何体统！”他努力想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威严，却只发出了软糯颤抖的语调，毫无说服力。

回答他的是罪恶熔火的一声嗤笑。粗糙炽热的手掌毫无预警地探入他松散的衣襟，直接握住了他胸前一侧的凸起，带着惩罚意味的力度揉捏起来。“体统？在这里，我们就是体统。”他的触碰仿佛带着火星，烫得玛尔斯惊喘一声，腰肢不受控制地弹动了一下。

与此同时，陨星将他微微托起，调整了他的姿势，让他更便于被审视和触碰。冰凉的气息拂过他的皮肤，与体内的燥热形成残酷的对比。

引魂人冰凉的指尖正沿着他的脊柱缓缓下滑，最终停在他尾椎的凹陷处，不轻不重地按压着。“你中了‘沉沦之吻’，普通的解药可没用。不过，我们找到了更好的……疏导方式。”他的话语如同毒蛇，缠绕上玛尔斯混乱的神经，“只是过程，会比较漫长。”

“不……不需要！放开……啊！”玛尔斯的抗议被一声惊叫打断，因为罪恶熔火俯下身，隔着一层薄薄的内袍，含住了他另一边乳首，湿热的舌尖舔舐勾勒，甚至用牙齿轻轻啃咬。从未被如此对待过的敏感点传来一阵阵强烈的快感，让他头皮发麻。

更让他惊恐的是，引魂人手中多了一个冰凉的、形状奇特的物体，顶端圆润，带着螺旋纹路。那物体浸入了某种滑腻冰凉的液体中，然后，不容拒绝地，抵住了他身后从未被造访过的紧闭入口。

“这是‘相思扣’，你图书馆藏宝库里的东西，据说能开拓甬道，带来极乐……”引魂人低语着，缓缓将玉器推入。

“呜——！”异物的入侵感鲜明而屈辱，但那玉器似乎自带某种魔力，接触内壁的瞬间，冰凉的触感与内部的燥热交织，竟引动了更深的悸动和一种难以言喻的渴求。玛尔斯绷紧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放松，甚至在那玉器被缓缓抽送、旋转时，发出了连自己都感到羞耻的细微呻吟。

“看，他的身体在欢迎呢。”罪恶熔火抬起头，看着玛尔斯无意识挺起的胸膛和被唾液与泪水濡湿的布料，语气充满了玩味。他索性扯开了玛尔斯的前襟，让那两点饱受欺凌的嫣红完全暴露在空气中，然后俯身，用更加直接、更加炽热的唇舌继续吮吸啃咬，留下清晰的印记。

玉器的动作逐渐加剧，每一次进出都精准地研磨着内壁的敏感点。玛尔斯咬紧下唇，试图抑制破碎的呻吟，但快感如同浪潮，一波波冲击着他的意志。腰肢开始不受控制地随着那节奏轻轻摆动，迎合着玉器的深入。他的身体背叛了他的意志，沉浸在被迫开发的快感中。

“馆长大人很懂得如何取悦自己。”陨星清冷地评论，冰冷的手指抚过玛尔斯渗出细密汗珠的、微微痉挛的腹部，然后向下，握住了他早已挺立、不断滴落清液的欲望中心。那冰凉的手掌与灼热的性器形成强烈对比，带来另一种刺激。陨星的手指技巧性地抚弄着顶端的小孔，按压着敏感的系带，时而缓慢套弄，时而快速摩擦。

前后夹击的快感让玛尔斯濒临崩溃。他蒙着眼，在黑暗中感受着三重刺激：胸前被罪恶熔火灼热的唇舌侵犯，下身被陨星冰凉的手指玩弄，后方则被“相思扣”开拓撞击。他呜咽着，摇头，黑色的缎带下渗出更多泪水，却无法阻止身体诚实的反应。

引魂人似乎觉得还不够，他撤出了“相思扣”，换上了一串大小不一的、同样冰凉的玉珠，开始一颗颗地，缓慢而坚定地塞入那个刚刚被初步开拓的穴口。每一颗玉珠的进入都带来清晰的饱胀感，当最后一颗没入时，玛尔斯感觉自己后方已经被填充到极致，微微鼓起。

“啊……拿出去……太多了……”他哭泣着哀求，身体因为异物填充和快感冲击而剧烈颤抖。

引魂人轻笑，撤出了玉器。下一刻，一个更加灼热、硕大、仿佛由纯粹热力凝聚而成的欲望顶端，抵住了那个已经被玩弄得泥泞不堪、微微张合的人口。是罪恶熔火。

“凡人，准备好承受神明的恩泽了吗？”那低沉的声音充满了侵略性的欲望。

玛尔斯蒙着眼，无助地摇头，黑色的缎带下渗出泪水。“不……不要……求你们……”他哽咽着，恐惧达到了顶点。

然而，他的哀求只换来了更深的绝望。前方的引魂人也贴近了，那带着冥河寒气的性器轻轻拍打他的脸颊，迫使他张开嘴。

“选一个？或者，全部。”引魂人重复着蛊惑，但语气是不容置疑的命令。

玛尔斯的理智在药力和快感的双重煎熬下终于崩断。他呜咽着，放弃了最后的抵抗，微张开了嘴。

引魂人立刻挺腰深入，那带着冥河彼岸特有幽冷气息的巨物充斥了他的口腔，直接抵到喉头，迫使他进行艰难而屈辱的吞咽和吮吸动作，生理性的泪水瞬间涌出。几乎在同一时刻，后方，罪恶熔火那如同烙铁般的性器，悍然冲破最后的阻碍，长驱直入，彻底占有了他紧窒湿热的深处。

“唔！！！嗯……呜……”玛尔斯被前后夹击，巨大的填充感和截然不同的触感让他几乎窒息。罪恶熔火的进攻猛烈而富有节奏，如同熔岩爆发，每一次顶撞都仿佛要将他灵魂都撞碎，灼热的温度烫得他内部一阵阵剧烈痉挛，那粗粝的头部反复碾过敏感点，带来灭顶的快感。前方的引魂人则控制着他的呼吸，深喉的顶弄带来强烈的呕吐感与窒息般的刺激，冰冷的触感与后方的灼热形成诡异而折磨的对比。

神明的体力与欲望是无穷无尽的。罪恶熔火在他体内冲刺了不知多久，那灼热的器物仿佛永不知疲倦，每一次深入都像在打上烙印。玛尔斯被顶弄得前后摇晃，呜咽声破碎不堪。终于，在一声低沉的咆哮中，罪恶熔火在他体内释放出如同岩浆般滚烫的神力洪流，那灼热的冲击仿佛要融化他的内脏。玛尔斯在灭顶的快感中尖叫着，身体剧烈抽搐，前端也喷射出白浊，达到了第一次高潮，意识瞬间空白。

但他没有得到片刻喘息。

罪恶熔火刚退出，带出些许混着血丝的白浊，陨星那带着星辰般微凉、表面仿佛有细小晶体般颗粒感的欲望便接替了位置，以一种看似缓慢、实则不容抗拒的力度，再次撑开了那个刚刚承受过暴风骤雨、敏感无比的地方。

“不……不行了……饶了我……”玛尔斯哭泣着哀求，身体因为过度敏感而剧烈颤抖。蒙眼的黑暗让他无从躲避，只能全盘承受。

陨星没有回应，只是精准地、持续地撞击着他体内最脆弱的那一点。清冷的神明似乎格外有耐心，他的动作不像罪恶熔火那般狂暴，却更深，更折磨人。那带着微凉颗粒感的摩擦，每一次刮过敏感的内壁，都引来玛尔斯一阵剧烈的哆嗦和更深的渴求。陨星甚至用神力凝聚出几缕冰冷的星光触须，缠绕上玛尔斯胸前红肿的乳尖和颤抖的大腿内侧，轻轻搔刮缠绕，带来多重刺激。快感被一丝丝挑起，堆积，直到玛尔斯再次泣不成声地攀上高峰，后方紧紧绞住陨星的性器，释放出稀薄的体液。

然而，折磨远未结束。就在陨星尚未完全抽离，玛尔斯后方仍因高潮而阵阵紧缩时，罪恶熔火那仿佛永不冷却的灼热欲望，竟再次抵了上来，与陨星微凉的性器一同，试图挤入那已然不堪重负的狭小入口。

“不……不能同时……会坏的……啊——！”玛尔斯的哭喊凄厉而绝望，但神明的意志不容违逆。冰与火两种极端的感觉强行撑开、进入，将他紧密地填满，几乎要撕裂开来。罪恶熔火的灼热与陨星的微凉在体内交织、碰撞，带来一种近乎残酷的快感折磨。他的身体在极致的撑胀感和两种极端温度的刺激下剧烈颤抖，前端甚至在没有直接触碰的情况下再次渗出清液。

“不要！我不要！啊！”玛尔斯的哭喊变得嘶哑，身体被摆弄成各种屈辱的姿势，承受着后方冰火双重的侵犯，以及前方即将被开拓的恐惧。他极力反抗，扭动腰肢，试图挣脱，但他的力量在神明面前如同蜉蝣撼树。他的挣扎，他带着哭腔的叫喊，反而像是点燃烈火的助燃剂，让三位神明的动作更加凶猛狂放。

“嘴上说着不要，这里却咬得这么紧……”罪恶熔火在他耳边低语，后方撞击得越发粗暴。

“看，又泄了，真是贪得无厌的身体。”引魂人轻笑着，用手指抹去他前端再次渗出的清液，同时将“相思扣”缓缓推入那个紧致的前穴。

陨星则用冰冷的唇舌在他背后留下一个个印记，仿佛在标记所有物。

然而，神明的“恩泽”远未结束。

引魂人那沙哑磁性的声音带着一丝玩味，在他耳边响起：“看来，陨星的‘洗礼’让我们的馆长意犹未尽。那么，接下来……该感受冥河的拥抱了。”

玛尔斯惊恐地感觉到，陨星那微凉的性器缓缓抽离，带出些许黏腻的液体，让刚刚被填满的地方瞬间感到一阵空虚和凉意。但这份空虚并未持续多久，一个更加诡异、带着冥府特有死寂与幽寒气息的硕大顶端，抵住了那个已经被开拓、使用过两次，此刻正敏感收缩着的入口。

是引魂人。

那触感与罪恶熔火的灼热、陨星的微凉都截然不同。它更像是一种纯粹的“寂灭”之寒，仿佛能冻结灵魂。玛尔斯浑身一颤，蒙着眼睛的他，其他感官被放大到了极致，能清晰地感受到那器物上仿佛缠绕着无数哀嚎灵魂的冰冷气息。

“不……这里……已经……”他徒劳地摇着头，声音嘶哑破碎，带着浓重的哭腔。被过度使用的地方又肿又痛，仅仅是触碰就让他瑟缩不已。

引魂人低笑一声，没有给他任何适应的时间，腰身猛地一沉，那带着冥河寒气的性器便悍然闯入了湿热紧窒的甬道。

“呃啊——！”玛尔斯发出一声痛苦的哀鸣，身体如同被撕裂。不同于罪恶熔火的灼热扩张，也不同于陨星的冰冷研磨，引魂人的进入带着一种蛮横的、宣告所有权般的穿透力，直接撞开层层叠叠的软肉，顶到最深处。那冰冷的温度刺激着敏感而疲惫的内壁，带来一阵阵剧烈的、仿佛要抽筋般的痉挛。

引魂人开始动作，他的节奏并不像罪恶熔火那样狂暴，也不像陨星那样持久而规律，而是带着一种诡异的、仿佛能勾魂摄魄的韵律。每一次深入都又重又沉，像是要将冥府的印记牢牢刻进他的身体，每一次抽出又仿佛带着黏连的拉扯感，引得内壁不自知地挽留。那器物表面的纹理似乎也在动作中产生微妙的变化，摩擦着最敏感的点，带来一种介于痛苦与极致快感之间的、令人疯狂的刺激。

“看，即使被使用了这么多次，这里依旧如此热情地吮吸着我……”引魂人俯身，冰冷的唇贴着玛尔斯的耳廓，低语如同诅咒，“你的身体，比你的嘴巴诚实多了。”

就在这时，陨星那带着星辰微凉气息的身躯再次靠近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用冰凉的手指捏住了玛尔斯的下颌，迫使他张开因为哭泣和喘息而湿润的唇。下一刻，那表面仿佛有细小晶体颗粒感的、微凉的性器，再次不容拒绝地挺入了玛尔斯的口中。

“唔……嗯……！”前后同时被填满的饱胀感让玛尔斯瞪大了眼睛，即使被蒙着缎带，也能想象出他此刻惊惶无助的神情。口中的异物感比之前更加鲜明，陨星的尺寸似乎也毫不逊色，直接抵入喉头，带来强烈的窒息感和呕吐欲。他被迫进行着深喉吞咽，唾液无法控制地沿着嘴角滑落，与前方的泪水混合在一起。

而引魂人在他后方的进攻并未停歇，反而因为玛尔斯前方被占据、身体更加紧绷而感受到了更强烈的绞紧与吸吮。他发出一声满足的喟叹，动作愈发凶猛，那冥河般的寒意仿佛要透过紧密相连的地方，冻结玛尔斯的骨髓。

但这还不够。

玛尔斯感觉到，那根熟悉的、冰凉的“相思扣”玉器，再次被拿起，浸满了滑腻的液体。而这一次，它没有指向后方，而是……缓缓抵住了他身前那个更加羞涩、从未被任何外物造访过的紧致小口。

“不……！那里……绝对不行！求求你……呜……”玛尔斯惊恐地扭动腰肢，试图躲避，但他的手腕和脚踝依旧被神力禁锢，身体又被陨星和引魂人前后固定，根本无处可逃。他的哀求因为口中被填满而变得模糊不清，只剩下绝望的呜咽。

“放松，馆长大人。”引魂人的声音带着恶魔般的蛊惑，同时后方一个重重的顶撞，撞得玛尔斯眼前发白，“你看，后面不是适应得很好吗？前面……也会快乐的。”

冰凉的玉器圆润的顶端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力度，开始缓缓挤入那个极其紧窄的入口。异物入侵的刺痛感和强烈的羞耻感让玛尔斯浑身僵直，脚趾都蜷缩起来。那玉器上的螺旋纹路在进入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摩擦感，伴随着滑腻的液体，一点点开拓着这未经人事的秘径。

前方的玉器在缓慢进入，后方的冥河性器在凶狠冲撞，口中的星辰巨物在深入喉头……截然不同却又同样强烈的刺激将玛尔斯彻底淹没。他的意识在崩溃的边缘摇摇欲坠，身体仿佛不再属于自己，只是在神明的掌控下，被动地承受着这一切，被迫从每一处被侵犯的地方汲取着毁灭般的快感。

引魂人似乎很满意他此刻的反应，后方撞击的力度和速度丝毫不减，同时操纵着那“相思扣”玉器，在玛尔斯身前那个生涩的小穴里开始缓慢而坚定地旋转、抽送起来。每一次玉器的进出，都伴随着后方性器的顶入，仿佛在形成一种邪恶的共振。

玛尔斯的呻吟变得支离破碎，带着泣音和无法言喻的、被强迫催生出的欢愉。他的身体在极致的折磨与快感中剧烈颤抖，前端再次溢出清液，在空气中可怜地抖动。蒙眼的黑暗剥夺了他最后的逃避可能，他只能清晰地感受着每一分每一毫的侵犯与亵玩，感受着自己如何在三位神明的掌控下，一步步沉沦，直至万劫不复……

引魂人的低笑如同毒蛇，缠绕着他最后的理智：“对，就是这样……让我们一起，将你彻底染上我们的颜色。”

一轮又一轮。玛尔斯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，他的意识在极乐与痛苦的边缘反复徘徊。身体早已超出了承受的极限，但药力和神明的技巧却强迫他不断回应，不断高潮。他哭喊、哀求、咒骂，最后只剩下破碎的、无意义的呻吟。

终于，在一次同时被后方冰火双龙贯穿，前方也被玉器深入旋转的强烈刺激下，玛尔斯发出一声漫长而嘶哑的哀鸣，身体剧烈抽搐，达到了一个空白般的高潮。随即，他眼前一黑，彻底失去了意识，昏迷过去。

然而，即使在他昏迷之后，三位神明的侵犯也并未停止。

罪恶熔火与陨星依旧在他身后交替占有，引魂人则玩弄着他身前敏感的两个小穴，用玉器和手指不断刺激。神力的滋养吊住了玛尔斯的精神，防止他彻底崩溃，却又让他无法逃离这无尽的欢愉地狱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在持续而强烈的刺激下，玛尔斯竟然从昏迷中再次苏醒。意识回笼的瞬间，那被填满的、被侵犯的、被玩弄的极致感觉瞬间淹没了他。他发出一声微弱的、带着哭腔的呻吟，身体本能地随着身后的撞击而晃动。

“哦？醒了？”罪恶熔火的声音带着一丝戏谑，动作却更加迅猛。

玛尔斯绝望地闭上眼，泪水浸湿了缎带。他试图挣扎，但身体软得如同棉花，只能被动地承受着一波又一波似乎永无止境的快感冲击。很快，在神明们娴熟的技巧和持续的进攻下，他再次被送上了高潮的巅峰，意识在绚烂的白光中碎裂，又一次陷入了深沉的昏迷……

束缚他的神力和蒙眼的缎带不知何时已然消失。

他无力地瘫在狼藉不堪的软榻上，眼神空洞失焦，浑身布满了青紫的吻痕、指痕和其他痕迹，双腿大张，狼藉一片。

三道非人的、散发着磅礴神威的身影站在榻边，如同欣赏一件被彻底征服和占有的战利品。

罪恶熔火指尖跳跃着一簇归于平静的罪火，眼神餍足。

陨星周身的微光缓缓流转，依旧清冷。

引魂人手中的提灯幽光闪烁，他轻轻抚过玛尔斯汗湿的额发，低语道：

“记住这种感觉，馆长。从今往后，你的平静，结束了。”

玛尔斯躺在那里，连抬起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。无尽的寿命意味着，这样的“神眷”，将如同永恒的枷锁。而夜晚，才刚刚开始……